

中东剧变、影响及其应对

也门变局及其影响研究

董漫远

摘 要：也门是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国家之一，在中东地区发挥着独特作用。当前也门变局已成为构成西亚北非动荡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有可能对中东格局、地区力量对比、阿拉伯世界发展前景，以及域外大国角逐态势等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 键 词：也门；“多米诺”效应；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东剧变

作者简介：董漫远，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北京 100005）。

文章编号：1673-5161（2011）06-0009-09

中图分类号：D815.4

文献标识码：A

一、也门的战略地位及其重要作用

也门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面积为 55.5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2360 万（2010 年），北与沙特接壤，东与阿曼相邻，隔海与索马里、吉布提、厄立特里亚相望，是阿拉伯世界古代文明的摇篮之一。从 16 世纪以来，也门先后遭到葡萄牙、奥斯曼帝国和英国的入侵与占领。特别是英国的殖民统治曾导致也门被分割为南北两个部分，不利于也门的稳定。1962 年 9 月，以阿卜杜拉·萨拉勒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北部的巴德尔王朝，成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1967 年，南部也门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成立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1990 年 5 月 22 日，北、南也门宣布统一；1994 年 5 月，也门北、南两方领导人在国家权力和资源分配等问题上因矛盾激化而引发内战。同年 7 月北方以武力统一南方。

也门经济、科技及社会发展落后，属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但战略地位与作用重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地理位置重要，可发挥地缘经济“支轴”（Geo-economic Pivot）的作用。也门扼红海、亚丁湾和阿拉伯海国际航道之要冲，沿此航道分布着 200 多个也门岛屿，包括索科特拉、大哈尼什等关键岛屿，亚丁港系印度洋战略枢纽之一。这个因素决定也门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大国、强国角逐之地。无论是冷战和美苏争霸时期，还是 21 世纪的今天，也门的稳定与否都直接关系到国际航道安全。

（二）也门是重要的阿拉伯国家，其对外政策走向如何，直接关系到阿拉伯世界的分化组合。例如，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南北也门均主张以武力收复巴勒斯坦失地以及其他阿拉伯被占领土，反对任何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单独媾和。1978 年 9 月，在美国的斡旋下，埃及总统萨达特

与以色列总理贝京签订《戴维营协议》，埃以之间实现和平。此事激怒了南北也门。其中，南也门与利比亚、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巴解组成“拒绝阵线”。该阵线的宗旨是，拒绝《戴维营协议》和《埃以和约》，拒绝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阿以争端，通过借重前苏联来抗衡美以战略联盟。在“拒绝阵线”的推动下，阿盟开除埃及的成员资格，阿盟总部由开罗迁往突尼斯，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与埃及断交，包括北也门。阿拉伯世界出现第一次大分裂。又如，1990年8月2日，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下令出兵并占领科威特，触发海湾危机。也门与利比亚、巴解、阿尔及利亚、约旦、苏丹、毛里塔尼亚等国（方）一道，对萨达姆的行为持同情和理解态度，因而得罪了沙特、科威特等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造成阿拉伯世界出现第二次大分裂。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沙特等海合会国家配合美国对也门等国采取孤立打压政策。

（三）当今中东各类基本矛盾在也门均有鲜明体现，包括教派矛盾、部落矛盾、领土与资源争端、贫富差距、阿拉伯民族与西方世界的矛盾等。也门稳定与否直接关乎阿拉伯半岛和中东稳定。例如，因英国殖民统治造成的划界不清，也门与沙特存在边界和岛屿争端。也沙两国虽于2000年依据1934年的《塔伊夫协议》重新划界（沙特归还也门约4万平方公里土地），但问题并未完全解决，两国仍存争议。除陆地边界争议外，两国围绕红海杜瓦米什岛（Duwamish Island）主权曾于1998年爆发武装冲突，争端至今未获解决。^[1]也沙边界与岛屿争端对两国关系产生负面影响。1994年南北也门爆发内战时，北也门指责沙特为南也门的分裂行径提供资金和武器装备援助，沙特予以否认并指责萨利赫总统“蓄意恶化两国关系”。与此同时，也门还与厄立特里亚存在红海岛屿争端，共涉及包括大、小哈尼什在内的23个岛礁。^[2]1995年12月，也厄两国军队在大、小哈尼什等三岛爆发武装冲突，也军战败，三岛被厄军占领。阿盟支持也门并认定以色列为厄军提供了武器装备和人员培训，非洲统一组织（非盟前身）支持厄立特里亚并指责也门“威胁红海航行安全”。1996年，也厄岛屿争议交由海牙国际法院仲裁。1998年10月，海牙国际法庭裁决大哈尼什岛等主要岛屿归属也门，厄接受裁决并交还诸岛。但双方均认为争议并未彻底解决。又如，“9·11”事件后，“基地”组织利用也门贫富差距、社会正义缺失以及阿拉伯民族与西方世界的矛盾，迅速在也门扩展社会基础，并将“基地”组织半岛分支总部设在也门，统筹协调并指挥也门、沙特两国的“伊斯兰圣战”，对也、沙两国及海湾稳定构成威胁。从这个角度看，也门政府反恐成效越大，海湾地区就越稳定，反之亦然。

（四）从20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也沙边境的也门一侧和南也门哈德拉毛、舍卜瓦和马里卜等省陆续发现重要油气构造，预估储量分别达到210亿桶和18亿立方米，也门被认为有望加入世界重要产油国行列，并对全球能源供应安全做出贡献。同时，美国政府出于控制中东石油资源和遏制伊朗的考虑，一直在鼓励美国石油公司挤入也门。2000年以来，美国埃克森、汉特等石油公司在也门马里卜地区的5个地质区块发现油气显示，并与也门政府签订《石油开采分成协议》。截至2010年年底，27个西方石油公司在也门石油勘探、开采、提炼等领域累计投资约75亿美元。也门石油产量接近2500万吨/年。美国西方地球物理公司（Western Geophysical）和俄克拉荷马大学的研究报告称，一旦未来美国与伊朗爆发战争，海合会六国及也门对世界市场的供油能力将削弱伊朗“石油武器”的作用。

二、也门变局日渐升级

自2010年年末开始，西亚北非地区出现局势动荡。第一个涉乱国家是突尼斯。2010年12月17日，26岁的突尼斯大学毕业生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因找不到工作而当起无照摊贩，遭遇女性执法人员羞辱并被查抄摊位，随即在其家乡阿布宰德市当街自焚^[3]。

从当日起，包括首都突尼斯在内的9个大中城市陆续爆发规模不等的反政府游行，要求改善

民生、抑制通胀、扩大就业、匡扶社会正义、惩治腐败等。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下令军警镇压，造成七十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但无法制止反政府抗议活动。为保住执政地位，本·阿里同时采取了首都宵禁、解散政府、宣布提前举行大选等举措，但反政府势力和民众不为所动，并将利益诉求升级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和“本·阿里下台”。

面对这一形势，美国、欧盟政要纷纷发表谈话或声明，支持突尼斯反政府抗议活动，谴责本·阿里“镇压民众”，敦促本·阿里下台，鼓动“民主转型”。美欧媒体将突尼斯反政府街头运动描述为“茉莉花革命”^[4]。2011年1月14日，执政24年的本·阿里迫于内外压力流亡沙特，众议长迈巴扎任代总统，总理加努希组建民族团结政府。2月27日，加努希辞职，前众议长艾塞卜西出任过渡政府总理。3月3日，代总统迈巴扎宣布于年内举行制宪会议选举，制定新宪法。

受突尼斯局势影响，埃及首都开罗及十几个大中城市从1月25日起爆发反政府示威，除要求抑制物价、增加就业、彻查贪官、改善穷人生活状况外，还要求执政30年的穆巴拉克总统下台。穆巴拉克软硬兼施，一方面出动警察试图驱散反政府集会，封杀互联网，加强新闻管控，另一方面紧急任命副总统，两度解散政府，允诺实行政治改革和改善民生，并表示在其总统任期届满时不再谋求连任。然而，大量示威者日夜占据开罗解放广场，警方采取武力驱赶行动，造成人员伤亡，并引发局部骚乱，一些店铺被砸烧，埃及博物馆珍宝丢失，宗教极端组织劫狱，数百名人犯逃跑，社会秩序陷入混乱。

在埃及出现动乱后，美欧领导人公开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美欧媒体将乱局描述为“阿拉伯起义”^[5]、“阿拉伯之春”^[6]。2月11日，穆巴拉克在失去埃及武装部队支持后宣布辞职，军方随即接管国家政权，并解散议会，暂时中止执行宪法，允诺废止已实施30年的“紧急状态法”，表示最迟于2011年年底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同时将穆巴拉克软禁于沙姆沙伊赫陆军医院，后押至开罗进行公审。

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权更迭，在整个西亚北非地区引发“骨牌”效应，多数阿拉伯国家相继出现反政府游行示威活动，也门受到波及。西方媒体和突、埃两国反对派认为，本·阿里和穆巴拉克对国家的掌控既属于威权统治，更带有“老人政治”色彩。受西方媒体炒作的启发，也门反对派也感悟到萨利赫的执政性质与本·阿里和穆巴拉克相同，既然突、埃两国能够结束“老人政治”，也门不妨一试，于是将斗争矛头直指萨利赫总统。

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确实与本·阿里和穆巴拉克一样，都是阿拉伯世界强人，1978年7月出任北也门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1994年10月1日当选为统一后的也门总统，1999年9月在大选中连任总统，2006年蝉联总统，至今已执政33年。萨利赫主张维护阿拉伯民族的共同利益，曾强硬奉行反以政策，反对埃及、约旦等国与以色列媾和，反对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解主流派与以色列达成《奥斯陆协议》，同情萨达姆出兵占领科威特，因此长期被美欧视为眼中钉。2000年10月，美国“科尔号”导弹驱逐舰在亚丁港附近遭遇“基地”组织突袭，美欧遂指责也门是“繁衍恐怖主义的沃土”，频频对萨利赫总统施压，使也门外部形象和地区合作环境受损。“9·11”事件后，萨利赫总统调整对外政策，改善也美关系成为外交重点，包括谴责“基地”组织对美国发动袭击、在也门全境清剿“基地”组织半岛分支、支持“阿拉伯和平倡议”等。也门与美、英、法、德等国间的高层互访增多，经贸联系扩大，美欧对也门的经济、军事援助相应增加。尽管如此，美欧仍认为萨利赫是“独裁者”和阿拉伯世界民主化的“障碍”之一。

从2011年1月27日起，包括首都萨那在内的十余座城镇爆发反政府游行，指责政府搞“假修宪”，抗议高物价、高失业和官员贪腐，要求萨利赫总统下台“以谢天下”。^[7]2月3日，阿拉伯世界著名女权运动领袖塔瓦克勒·卡尔曼（Tawakel Karman）号召百万民众在首都萨那举行“愤怒日”游行，实际参加人数接近60万。美国总统奥巴马、国务卿希拉里、法国总统萨科齐、英国首相卡梅伦等西方政要纷纷表示支持也门民众的“民主诉求”。作为对内外压力的回应，萨利赫发表讲话称，他将在2013年总统任期届满后“不再寻求连任”^[8]。萨利赫这一立场，激怒了也门各反

对派。也门第一部落哈希德部落首领艾哈迈尔和南方一些部落的首领指责萨利赫欺骗人民，要求他“立即交权”^[9]。3月8日，军队出现分裂。第一装甲师师长穆赫辛将军拒绝镇压示威者。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利用这一机会，组成斡旋团游说萨利赫交权。4月23日，萨利赫同意交权，后两度食言。6月3日，哈希德部落首领艾哈迈尔下令炮击总统府，萨利赫受伤转至沙特治疗。9月24日，萨利赫低调回国，授权副总统哈迪与反对派展开和谈，企图以拖待变，尽可能保住总统职位。

三、也门变局动因复杂

也门变局是西亚北非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多年来各种内外矛盾积重难返的总爆发，“大乱”是其基本表现形式，总性质尚难定论，但这不妨碍对其内外原因进行梳理，具体如下：

（一）也门不是阿拉伯产油富国，长期以来跟不上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沦为落伍和弱势国家，加之产业结构狭窄，与其他阿拉伯国家难以形成互补，投入与产出效率低下，故对内造成综合国力提升慢，国贫民穷，政府手中无足够资源刺激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对外国际竞争力疲软，无法从各种区域和跨区域经贸合作框架中获取丰厚收益。虽然萨利赫总统不止一次地命令政府制定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相关规划，对民众许下大量诺言，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也门经济形势恶化，造成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民众顿感长期被政府和领导人愚弄，于是便将愤怒的情绪发泄出来，这是也门大动荡的基础性条件。

（二）长期以来，也门政府未能有效解决民生、社会公正和反腐问题，具体表现为：通胀高，物价涨，百姓难以承受。例如，从2008年至2010年，也门的通膨率在12%~16%之间浮动；大量青年失业，无助无望。2010年，也门青年人的失业率达35%，高于阿拉伯世界14%的平均失业率^[10]；一些政府部长及其家族被指侵占国家资产。虽然他们不断予以否认，但难以令百姓信服。中东和西方媒体经常爆料也门官员贪腐盛行，搜刮民脂民膏，特别是阿联酋等国媒体炒作萨利赫家族在沙特拥有资产及银行账户，萨利赫总统却没有底气宣布自己是“清正廉洁的总统”；贫富悬殊，少数人富，多数人穷。据阿盟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报告，2009年也门有近60%的民众生活在联合国划定的贫困线以下；政府低效，经济低效，社会低效。社会管理危机和执政危机隐患大。如上因素是也门出现“街头革命”浪潮的导火索和根本原因。

（三）美等西方国家的“民主”、“人权”、“舆论自由”攻势收效。美欧从未放弃向阿拉伯世界输出其制度、模式、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小布什政府曾推行“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并实施“变革外交”。奥巴马曾在开罗大学和土耳其议会发表演讲，除向伊斯兰世界示好外，还兜售“民主”、“人权”和“舆论自由”等价值观。突、埃“街头革命”爆发伊始，美、德、法、英领导人便高调支持动乱，要求本·阿里和穆巴拉克交权，鼓噪“民主过渡”，压突、埃军方“不得采取镇压措施”，继而又向也门总统萨利赫和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施压，要求他们以下台方式来实现“民主转型”。西方媒体在也门现场报道，火上浇油。此外，网络和微博在也门的“街头革命”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四）部落内讧和教派纷争助推也门政治动乱复杂化，既削弱了萨利赫总统的执政地位，又使国家面临再度分裂的危险。萨利赫总统之所以能维持长达33年的统治，哈希德部落联盟（Hashid，第二大部落）的支持成为决定性因素，另外辅以对巴基勒（Bakil，第一大部落）部落联盟的怀柔。哈希德部落骁勇善战，1994年内战中曾组织10万武装人员支持萨利赫总统。哈希德部落联盟的核心是艾哈迈尔家族（Al-Ahmar Family），家族长老艾哈迈尔曾长期担任也门议长。2007年12月29日病逝于沙特，死因普受质疑。继任族长小艾哈迈尔认定萨利赫与此有关联。在也门各地爆发反萨利赫游行后，小艾哈迈尔站到了反对派一边，并率部落武装与政府军在首都萨那展开激战。6月3日小艾哈迈尔下令炮击总统府，致使萨利赫受重伤。除部落因素外，教派矛盾构成孕育国家

再度分裂的因素。也门 52%的人口系逊尼派穆斯林，主要居住在南也门，而国家政权和资源分配权掌握在北也门的什叶派（占总人口的 46%）穆斯林手中。逊尼派多次尝试以各种手段扩展权利，包括 1994 年尝试独立，均遭失败。此次也门出现政局动荡后，萨利赫政权无暇应对南方的独立倾向，造成南方部落武装纷纷坐大，伺机起事。

四、也门变局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因素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在民众中的挑拨、煽动和对国家秩序的破坏，是威胁也门国家稳定的长期性因素。也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较为强大，其中，“穆斯林兄弟会”、“基地”组织半岛分支、“胡希运动”（al- Houthi Movement）等具有代表性。

“穆兄会”（The Muslim Brotherhood）在伊斯兰世界是诞生历史较长、在各国确立根基、社会影响广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穆兄会”1928 年由著名伊斯兰法学家哈桑·班纳（1906 年~1949 年）在埃及开罗创建，从 20 世纪三十年代起，陆续扩展到约旦、阿尔及利亚、叙利亚、沙特、巴勒斯坦、突尼斯、苏丹、伊拉克、科威特、索马里、巴林等地，通过传经布道和宗教“慈善”活动，扩展社会基础，主张推翻世俗、腐败和“叛徒”政权，抵御其他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渗透，“回归”先知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的时代，实行经济、政治、法律、社会生活的全面伊斯兰化，其政治口号是“伊斯兰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良方”。“穆兄会”创建不到 10 年，就出现政治和教理教法分歧，一部分伊斯兰教长主张以非暴力手段建立纯洁的伊斯兰社会，而另一部分教理教法学者主张以“圣战”方式实现宗教目标。如上分歧在第一次阿以战争结束后变得泾渭分明，延续至今。

也门“穆兄会”原本温和，1991 年海湾战争后转向激进。为加速实现建立纯洁伊斯兰社会的目标，其主要领导人卡赫坦（Mohammed Qahtan）、赞达尼（Abdelmajid al-Zendani）等认为萨利赫政权执意推行世俗统治，根本不愿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制度，且依靠专政机器维系权力地位，纵容贪腐和有伤风化的生活方式，故也门“穆兄会”须多种手段和途径并举，逐步实现国家的“伊斯兰转型”。基于这一方略调整，也门“穆兄会”成立了外围政党“伊斯兰改革集团”（Islamic Gathering for Reform）。1993 年，该党一度成为参政党，在国家法制建设领域主张“伊斯兰法为一切法律之本”。1994 年内战结束后，该党成为最大的反对党和也门第二大政党。2003 年 4 月，该党参加议会选举，选民支持率达 22.6%，在 301 个议席中赢得 46 席。2009 年 4 月，“伊斯兰改革集团”联合其他反对党一致抵制议会选举，迫使萨利赫当局将议会选举推迟至 2011 年，又恰逢也门爆发反政府“街头革命”，该党便直接参与。与此同时，也门“穆兄会”的地下武装组织从 20 世纪九十年代起一直将萨利赫政权的军警宪特部门作为“圣战”打击对象。

“基地”组织半岛分支（AQAP）下辖也门和沙特两个指挥部，总部设在也门。“9·11”事件后更改为现名并宣布接受“基地”总部和本·拉登领导。2009 年以来，由于沙特政府强力清剿，沙特指挥部被迫迁移也门境内。“基地”组织半岛分支与本·拉登家族渊源很深。本·拉登之父出生在也门，而家族发迹则在沙特。“基地”组织半岛分支的主要奋斗目标是：推翻沙特等海湾君主政权，推翻也门世俗政权，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收复失地、重建家园的斗争，反对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媾和，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影响驱逐出阿拉伯半岛。由于也门部落和社会矛盾尖锐，政府执政力弱，军警宪特部门反恐能力差，因而成为“基地”组织半岛分支繁衍坐大的肥田沃土。2003 年伊拉克战争后，“基地”组织半岛分支在也门牢牢扎根。

经过近几年的“本土化”改造，“基地”组织半岛分支恐怖活动能量大增，主要表现在：第一，

“圣战”理论有创新，包括“主动进攻说”、“暴力反抗说”、“顽韧战斗说”和“精神震慑说”；第二，战术思想内涵丰富，包括“人自为战”、“村自为战”、“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化整为零”、“围点打援”等；第三，一批新生代领导人担当重任，联络与指挥系统日渐完善。奥拉基（Anwar al-Awlaki，2011年9月30日被美国无人机炸死）、什赫里（Khathim al-Shihri）、瓦西什（Naser al-Wahishi）、拉伊米（Qasim al-Raymi）等不但成为半岛分支和也门指挥部的核心领袖，而且被认为是“基地”组织新掌门人扎瓦赫里的候选接班人；第四，财源雄厚。主要靠向也门富商收取“保护费”，抢劫钱庄、从事走私生意以及向民间宗教基金会勒索“捐款”等；第五，军事实力在“基地”组织网络中鹤立鸡群。据也门情报部门和美国中情局估计，“基地”组织半岛分支所辖武装力量人数已经超过“基地”总部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所统辖的武装力量人数，其主力估计在5000~7000人之间。^[11]自也门爆发反对萨利赫的群众游行以来，“基地”组织半岛分支一方面号召民众对萨利赫政权发动“圣战”，另一方面不断制造恐怖暴力事件，既打击了政府的军警宪特部门，又震慑了民众，使他们为了自保而不敢与政府合作。

胡希运动由胡希家族领导，属伊斯兰教什叶派宰德分支，祖孙三代胡希家族领导人均在伊朗库姆神学院学习深造过，反对瓦哈比教义（Wahhabism），呼吁以什叶派宰德分支教理教法统一也门，从1962年以来一直从事反政府武装斗争，主张在也门北方建立由伊玛目领导的伊斯兰国家，主要根据地在萨达（Sa'ada）和扎瓦夫（Al-Jawf）省。胡希运动同时设有青年运动分支，名曰“青年信徒”（Youthful Believers）组织，构成胡希家族武装的精锐部队。2004年，胡希运动第二代领导人巴德莱丁（Badreddin al-Houthi，1956~2004年）不满萨利赫配合美国“反恐”，指责他“堕落为美国的走狗”，宣布在萨达省建立伊斯兰政府。萨利赫派重兵围剿，巴德莱丁指挥“青年信徒”武装与政府军激战，身先士卒而阵亡。巴德莱丁死后，胡希运动推举巴德莱丁堂兄巴德尔·埃丁（Badr Eddin）为最高精神领袖，阿卜杜·马利克（Abdul Malik）为政治领导人，继续与政府展开游击战，同时将主力由3000人扩编为10000人。2010年1月巴德尔·埃丁病逝后，胡希运动伊斯兰专家委员会选举叶海亚（Yahia）为新的最高精神领袖。2010年2月5日，也门最高法院以“危害国家安全罪”缺席判处叶海亚15年徒刑。3月，萨利赫与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就清剿胡希运动武装一事达成共识，也门政府军和沙特边防部队遂对胡希运动武装发动南北夹击攻势。胡希运动武装依托北部山区，与也门、沙特两国军队展开运动战，甚至派精干小队穿梭于也沙边界，灵活机动地不断伏击也沙两国军队，消耗了二者的有生力量，迫使沙特停止“清剿”，同时迫使也门政府与胡希运动展开和谈，并同意胡希家族在其实控区域内实行伊斯兰法。2011年2月以来，胡希运动在叶海亚的领导下，利用也门全国爆发反对萨利赫的街头运动，趁政府无暇顾及北方山区，制定了“稳住北部，发展西部（指哈杰省）”的方针，开展武装力量的整编扩编工作，随时准备搅局。据《也门邮报》报道，胡希运动武装现有4万之众。^[12]

五、也门变局走向及其影响

当前，也门乱局继续发展，各派政治势力的争斗处于僵持状态，症结仍是萨利赫不肯下台。2011年8月6日，萨利赫经过两个月的治疗基本伤愈，被沙特政府安置在一所疗养院内。萨利赫出院以来密切关注国内政局最新动向，数次接受海湾和西方媒体采访，表示要回国理政。8月8日，也门国内各主要派别达成解决危机新方案，主要内容是萨利赫把权力移交给副总统哈迪，萨利赫只担任名誉国家元首，然后举行大选，选举出新总统，大选要在2011年年底举行。然而，萨利赫对这一方案并不感兴趣，仍在设法尽快回国。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和联合国

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贾马尔·本·奥马尔均在与萨利赫接触，企图规劝他接受该方案。与此同时，美国不断对沙特王室施加影响，要求沙特阻止萨利赫回国。接下来，也门局势的可能走向如下：

（一）美国将与沙特联手，继续迫使萨利赫尽早下台。沙特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战略伙伴，多年来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配合美国，包括提出“阿拉伯和平倡议”、支持四方“路线图”、打击“基地”组织、遏制伊朗在海湾坐大等。沙特利用其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中的强大影响力，保障了对西方世界的石油供应，并在油价问题上照顾西方关切，使西方世界的“繁荣”得以长久维持。通过长期和大量出口石油，沙特等海合会六国实现了经济繁荣和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其前提是美国的武力“保护”。例如，美国于1991年和2003年先后发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直至推翻萨达姆政权，免除了沙特等国面临的直接威胁。又如，美国动用各种资源和手段遏制伊朗走向繁荣强大，长期在海湾部署强大的海空军力量，构建起保护沙特等国的武力威慑盾牌。对于这些，沙特等国“感恩不尽”，于是对美国的要求通常都尽量满足。加之长期以来沙特对萨利赫的内外政策不满，因此也不能完全排除沙特以各种借口迟滞萨利赫归国的可能。从历史看，沙也关系长期不睦，沙特从未放弃对也门局势施加影响的机会，希望也门出现一个符合沙特利益的政府。美国出于引导西亚北非变局朝向于己有利方向发展的考虑，仍坚持要更迭萨利赫政府，并为此将继续与沙特保持协调。

（二）萨利赫已经回国，此举为也门内战埋下种子。8月17日，也门反对党联盟宣布成立“全国和平变革力量委员会”^[13]，谋划在萨利赫不回国的前提下实现国家政治转型。各主要反对派首领在萨利赫回国前曾表示，一旦萨利赫“强行回国”，他们将用枪杆子来迫使他“接受人民的意愿”。为应对萨利赫回国后出现的新动向，艾哈迈尔家族首领小艾哈迈尔正在将大批武装人员调往首都萨那，并部署在萨利赫儿子指挥的“共和国卫队”（约3万人）周边地带，随时准备先发制人，打败“共和国卫队”。第一装甲师师长穆赫辛将军也表示，他将率部抵制萨利赫留恋权位。穆赫辛虽与萨利赫系同父异母兄弟，但关系早已破裂，欲借也门“街头革命”确立自己的历史地位。

（三）也门各反对派在推翻萨利赫的问题上基本利益一致，一旦得手，达成权力分配阶段性妥协的可能性存在，其基础是8月8日的方案。副总统哈迪有可能在大选中角逐总统职位。一旦胜选，将首先照顾艾哈迈尔家族和穆赫辛将军的利益需求，并可能增加南方政客在政府中的职位，以期达成国内起码的稳定，同时对胡希家族武装将出台怀柔举措。针对反对派的政治图谋，萨利赫目前的策略是积极打击“基地”组织，唤起美国对其反恐能量的重视，并网开一面，允许他继续担任也门总统并配合美国铲除“基地”半岛分支。

（四）也门南方分离势力依旧影响很大，但如果萨利赫最终被推翻且主要反对派达成“民主过渡协议”，这些部落分离势力就难以抓到挑起国家分裂的有力口实，故暂时会保持冷静。一旦这些部落在“后萨利赫时期”不能参与国家权力和资源的再分配或利益得不到实质性保障，它们将有可能扯旗造反。

（五）“基地”组织半岛分支及其所辖的“也门指挥部”将顽韧地显示力量。继2011年5月份攻克阿比杨省省会津吉巴尔市并成立“伊斯兰酋长国”后，又在向哈德拉毛、迈赫拉等边远省份发展。进入8月以来，“也门指挥部”统辖的伊斯兰圣战突击队挥师西进，连续在亚丁、塔伊兹、拉赫季、贝达等城市给政府军以重创。“基地”组织半岛分支及“也门指挥部”不认同也门国内的“民主运动”或“政治转型”，指责其本质仍是维持世俗统治，是对真主和沙里亚法的“亵渎”，故将继续发动“伊斯兰圣战”，直至在也门建立起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和社会。尽管“基地”组织半岛分支头目奥拉基于9月30日被美国无人机“定点清除”，但“基地”组织半岛分支扩张势头未被有效遏制。

与此同时，也门变局正在对西亚北非地区产生如下几方面的影响：

（一）加剧了地区动荡，刺激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反对派继续闹事，以期达到改朝换代目的。尤其是一旦萨利赫不能回国，其“外溢效应”将更加明显。当前，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反对派与也门反对派形成相互声援态势，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苏丹、约旦等国的不稳定因素日渐发酵。8月22日，利比亚反政府武装分多路攻入首都的黎波里，推翻了卡扎菲政权。也门各反对派发表声明，支持利比亚反对派出面主导“后卡扎菲时代”的政治和经济重建。从9月4日开始，首都萨那连续出现几十万人规模的集会，敦促萨利赫正式宣布辞去总统职务，穆赫辛将军指挥的第一装甲师对群众集会采取了武力保护措施。

（二）增大了伊朗对也门局势施加影响的概率。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和总统内贾德数次发表讲话，把也门变局定性为“伊斯兰觉醒”，号召也门穆斯林“把伊斯兰革命进行到底”。也门官方指责伊朗支持胡希家族武装分裂国家，对此，伊朗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尽管如此，胡希家族与伊朗库姆神学院交往甚密是不争的事实。

（三）萨利赫面临的执政危机和社会管理危机有助于“基地”组织打通欧亚大陆腹地到非洲之角的地缘战略联系，并与什叶派“新月地带”的扩展相交织。从地缘战略联系角度看，“基地”组织两大通道即将出现，一条是从阿富汗、巴基斯坦经中亚延伸至阿拉伯半岛的通道，另一条是从高加索经伊拉克纵贯阿拉伯半岛至索马里的通道。从什叶派“新月地带”的扩展看，主要轮廓表现为从黎巴嫩、伊拉克延伸至巴林、沙特、也门的宗教传播地带。这种潜在威胁已引起沙特等国的恐惧。

（四）萨利赫的“遭遇”已引发阿拉伯世界领导人对美欧信任的普遍下降，将影响美欧在“后变革时期”推行中东战略。阿拉伯国家当权者人人自危。他们悟出，美欧为“民主改造中东”，无视萨利赫“改邪归正”业绩，“危难之际”试图将其推翻。阿方当权者担忧，一旦自己面临危局，美欧可能如法炮制。为了集体自保，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六国，一致同意吸纳约旦、摩洛哥加入，旨在组建“君主制国家联盟”，抵御包括也门变局在内的西亚北非变局的强烈冲击。

（五）也门变局削弱了阿拉伯世界的整体实力，甚至可能造成阿拉伯世界的进一步分化。其直接效果是：以色列安全环境改善，并可择机对阿拉伯国家各个击破。阿拉伯国家在变局冲击面前自顾不暇，使得以色列既可在巴以和谈等问题上坚持强硬立场，又可大胆对美说“不”。5月19日，奥巴马在中东政策讲话中提议以1967年“六五战争”前的边界为基础重启巴以和谈，立即遭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强烈反对，迫使奥巴马调整调门。一般而言，阿拉伯国家在变局之后亟需借助区域合作拉动经济恢复，这就有可能造成突尼斯、埃及、摩洛哥、卡塔尔、约旦、巴林等国在美欧劝诱下与以色列发展实质性关系，从而使阿拉伯世界呈现一片散沙态势。其间，“后萨利赫时期”的也门对以色列的政策也可能生变。

（六）美欧等西方国家对也门变局的插手，标志着它们的西亚北非政策进入频繁调整期。美国的政策调整表现如下：第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统筹兼顾，后者为重；第二，注重抢占国际法高地，使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的行径“合法”；第三，依托西方盟国、地区盟友间的“多边主义”，让它们打头阵，美在“二线”助阵。为引导西亚北非局势朝于己有利的方向发展，美将不时调整地区和国别政策。由于欧美基本利益一致，法、英、意等欧盟国家在配合美国的同时，也图谋攫取更多的能源利益和市场份额。美欧当前对也门局势的介入，是“新干涉主义”的重要发展，既沿用了“人权高于主权”的逻辑，也注入了“民主高于主权”的新成分。

综上所述，也门变局不是孤立现象，而是与西亚北非基本矛盾和域外大国在此角逐密切关联的，值得我们继续深入观察和研究。

[参考文献]

- [1] Chris Murphy. Saudi Arabia - Yemen Border Dispute[J]. ICE Case Studies, No. 197, 2006.
- [2] Daniel J. Dzurek. Eritrea-Yemen Dispute Over the Hanish Islands[J]. IBRU Boundary and Security Bulletin, Spring 1996.
- [3] Mohamed Bouazizi[EB/OL]. [2011-09-15].http://en.wikipedia.org/wiki/Mohamed_Bouazizi.
- [4] Mona Eltahawy. Tunisia's Jasmine Revolution[EB/OL]. [2011-07-21].
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2011011405084.html.
- [5] Arab Uprising[EB/OL]. [2011-09-07].www.bbc.co.uk/news/world-middle-east-12813859.
- [6] Arab Spring Splinters into Season of Stalemates Across Mideast [EB/OL].[2011-07-14].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middle-east/arab-spring-splinters-into-season-of-stalemates-across-mideast/2011/07/14/gIQA2ivDI_story.html.
- [7] Nada Bakri, J. David Goodman. Thousands in Yemen Protest Against the Government[EB/OL].
[2011-02-07].<http://www.nytimes.com/2011/01/28/world/middleeast/28yemen.html>.
- [8] Mohamed Sudam. Yemeni President Signals He Won't Stay Beyond 2013[EB/OL]. [2011-03-07].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1/02/02/us-yemen-president-idUSTRE7111WC20110202>.
- [9] Divya Gopalan. Yemen's 'Days of Rage' -InsideStory [EB/OL].[2011-02-19].
<http://english.aljazeera.net/programmes/insidestory/2011/02/20112209231603539.html>.
- [10] 王薇.阿拉伯国家失业率超过 14%，大学生失业率最高 [EB/OL].[2011-08-19].
<http://news.163.com/08/0713/00/4GMLH3350001121M.html>.
- [11] Al-Qaeda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EB/OL].[2011-05-09].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Qaeda_in_the_Arabian_Peninsula.
- [12] Al-Houthi[EB/OL].[2011-09-05]. <http://en.wikipedia.org/wiki/Houthi>.
- [13] 尹珂, 王秋韵. 也门反对派宣布成立“全国和平变革力量委员会” [EB/OL].[2011-08-19].
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8/18/c_121874556.htm.

Yemen's Changing Situation and Its Influence

DONG Manyuan

Abstract Yeme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untries in the Arab world and plays a unique role in the Middle East. Currently, the changing situation of the country has been part of the turbulence in the 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 and will probably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Middle East pattern, balance of power, the prospect of the Arab world development and the contests among the great powers outside the region.

Key Words Middle East Hot Issues; Domino Effect; Islamic Fundamentalism; Middle East Upheaval

(责任编辑: 孙德刚)